

親愛的鄉親父老們：

落葉紛飛、秋意漸濃，北國挪威已開始吹起令人寒顫的秋風。不過，會讓我顫慄的不是秋風，而是寫作論文的大限。大限就是今年底，是否能如期完成，仍在未定之天。只能像蝸牛爬行時，仰望主的憐憫，幫我換成渦輪引擎，變成一級方程式蝸牛。

正在做白日夢時，忽然收到老婆來的一妹額，提醒我要注意營養。溫暖的提醒不禁讓我淚眼婆娑。想起多年前初次來挪威進修時，老婆正在研究後宮甄環傳，還大器的勉勵我：「寫不寫得完是靠你的本事，能不能讓你寫完是本宮的氣度！」這些年來，我終於領悟了，老婆有氣度，但我的本事有限。

其實，我一來不久就生病了，且病得不輕。但我隱瞞得很好，未洩漏半點天機，默默承受。因為我得的是思鄉病。看到自己已人老珠黃、齒搖髮白了，還在北國枕經籍書、摘句尋章，而年輕的同學們，上學遊玩兩相宜，真是不禁悲從中來，不可斷絕。

不過，悲傷總是有結束之時，還是要打氣精神，繼續奔走。我除了去拜會達老（創校元老，Lars Dahle，1843-1925，照片一）請他多關照，每天除了睡面時間，都窩在圖書館（照片二）。要學習那位無名的傳道者：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的道路上來奔走，所以便寧肯叫淚水一行行向內心湧流。

小兒子聽到老爸悲壯的心結，就說要寄上兩個大又甜的柿子，和高級黑金剛花生給我醫病。說這兩帖藥不僅能治思鄉之病，還能讓奇蹟出現。乾有影？因為他說，老爸去挪威，就像柿子遇到花生，好事會發生！我還以為他在跟我講他辦了一張好市多的會員卡，買了一包花生給我，就說不用了。

照片一（拜會達老）



照片二（圖書館）

